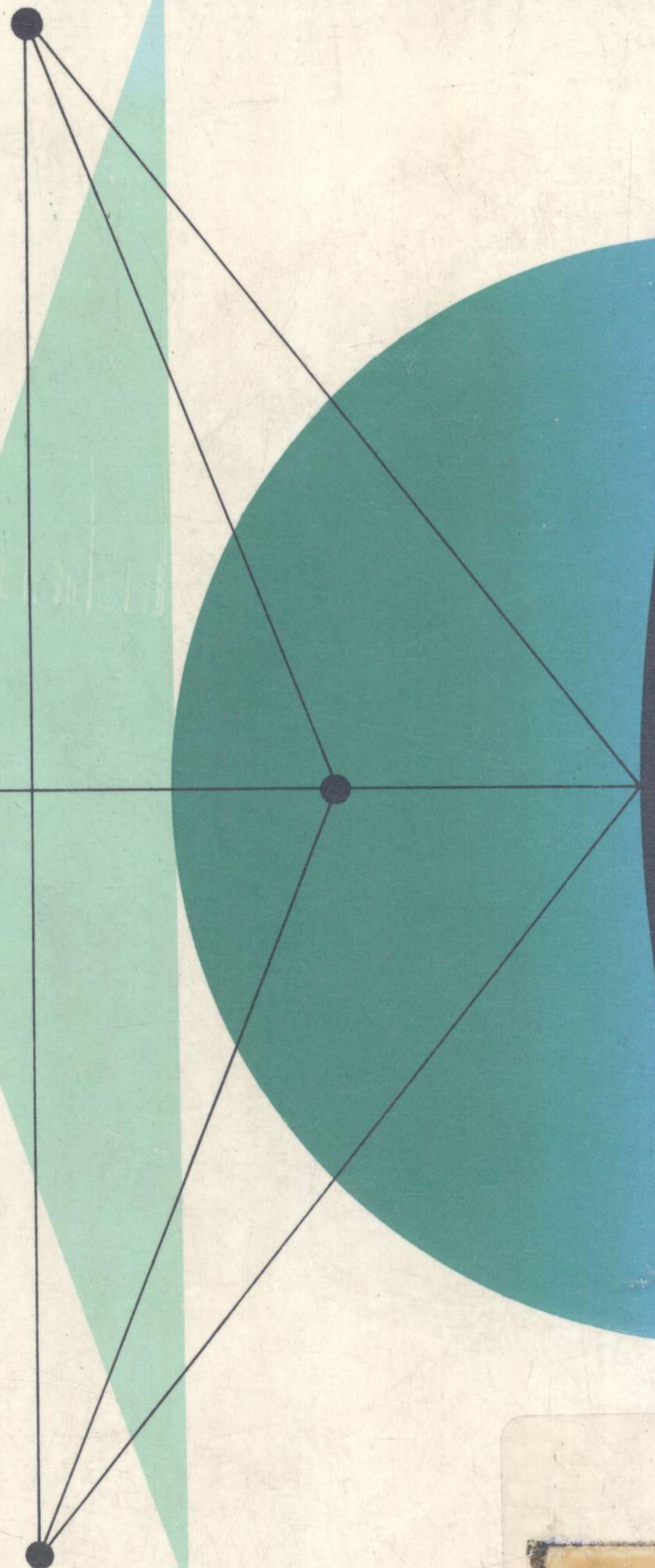


新 聞 學

原名：「新聞學理論與實務」

戴華山著



G 210
717

536626

戴 華 山 著

新

聞

學

原名：「新聞學理論與實務」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新聞學（原名：新聞學理論與實務）

著作者：戴 華 山

出版者：臺 湾 學 生 書 局
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100號

發行人：丁 文 治

發行所：臺 湾 學 生 書 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一八號
電話：三二〇九・三三四五・三三四四

香港總經銷：藝 文 圖 書 公 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
座 電話：三一八〇五八〇七

定價平裝新臺幣三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一月再版

本書曾獲國防部六十九年學術著作獎

新聞工作的基本信條是求真、求實、求速、求廣、求深，我國新聞媒介的報導和言論一向都能做到實事求是，不誇張，不作假，更希望對社會現象多做客觀公正的評析。恭錄蔣總統經國先生訓詞

郭智敬書

東
春
之
辨
秋
之
筆
明
善

新
聞
系
王
昇

新聞工作人員信條：

吾人深信：民權政治，務求貫澈。決為增進
民智、培養民德，領導民意，發揚民氣而努力。
維護新聞自由，善盡新聞責任，於國策作遠澈之
宣揚，為政府作積極之言責。中國記者信條三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王玉藻

吾人深信：民權政治，務求貫澈。決為增進
民智、培養民德，領導民意，發揚民氣而努力。
維護新聞自由，善盡新聞責任，於國策作遠澈之
宣揚，為政府作積極之言責。中國記者信條三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王玉藻

吾人深信民生福利急待促進決深入
民間勤求民瘼宣傳生產建設發動社
會服務並使精神食糧普及於農村工
廠學校及邊疆一帶

中國記者信條第三條

王兆基譯

吾人深信社內紀述正確第一凡一字不然一律失實不同
為有考之迷謠誇大或其考之失核取誤均甚可憐明晰
之紀事迅速之採尋通假簡明之叙述均缺一不可

中國記者信條第四條

李超朴錄

四

立人深信：副刊文藝、圖畫照片，應發揮健全之教育作用，提高讀者之藝術興趣，排除一切誨淫誨盜驚世駭俗之讀材，與淫靡頹廢、冷酷殘暴之作品，
立人深信：副刊文藝、圖畫照片，應發揮健全之教育作用，提高讀者之藝術興趣，排除一切誨淫誨盜驚世駭俗之讀材，與淫靡頹廢、冷酷殘暴之作品，

吾人深信：副刊文藝、圖畫照片，應發揮健全之教育作用，提高讀者之藝術興趣，排除一切誨淫誨盜驚世駭俗之讀材，與淫靡頹廢、冷酷殘暴之作品，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姚夢谷敬錄

予人涼行報私心廣告之先，倘良莠淆杂，是否文明受害
名譽主責，殊因牽綫之权入而生焉。凌志社乞之风化与权
纸之信乞。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 韶光

吾人深信新聞事業為眾神聖之事業，參加此業者應
有高尚之品格。誓不受賄，誓不敲詐，誓不謠媚，權勢誓
不落井下石，誓不挾私報仇，誓不揭人陰私。凡良心未
安，誓不下筆。中國記者信條第八條。

六十七年雙十節
華業者謹

每人深淺養成嚴謹而有紀律之生活習慣
將物質享受減至最低限度除絕一切不良嗜
好剪斷一切私害之關係乃做到貧賤不移富貴
不淫威武不屈之先決條件

高逸鴻書

吾人深信新聞事業為領導公眾之事業參加此榮者對於公眾問題
應有深刻之瞭解與廣博之知識為隨時學習示新求新期
日新又新允為時代所伍 中國記者信條革十條

中華民國第二戊午五月廿九日 裁旦

長沙 張定成

吾人深信新聞事業為家報苦之事業參加此業者應有健全之身心故吃苦耐勞之習慣樂觀向上之態度強烈勇毅之意志力極烈伟大同情心必須鍛鍊與養成

中國新聞記者信條之十一

戴夢鄰

吾人深信新聞事業為吾人終身之職業誓以畢生精力與時間牢守崗位不見異思遷不畏難而退縮勉從事必信必忠以期改進中國之新聞事業造福於國民與人類

何志浩

序

林大椿

新聞學的成立，是廿世紀的一件大事。但，新聞學的理論與實務，則跟着時代的進步，已一再的作艱深而廣泛的擴展，誠有使人震耳眩目，應接不暇之勢。很顯然的，大量傳意之學（*Mass Communication*），現已取代了報刊集納之學（*Journalism*）；然而，過去的「新聞」界說，仍留滯在我們的腦際，而或多或少的使我們有難于適應這新境界之感。因此，近年來研究新聞學者，均有必要融匯貫通「報刊集納之學」與「大量傳意之學」而成立新聞新說，始足以順應世界的新聞潮流，而配合新聞實務之需要。

戴華山教授近著「新聞學理論與實務」，即基于上述理由而作一番努力，蓋爲近日新聞學術界所罕覲的成果。戴教授自民國四十二年畢業于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系第一期以後，即留系服務，以迄於今；其間曾考選入讀美軍特戰學校，於彼邦新聞事業發展之特性，尤再三致意而勤研苦學，故曾著「語意學」一書，以爲「視聽新聞」進一步的學理解釋之基礎。

在此二十餘年，戴教授未嘗一日離棄其「新聞」教學與研究之工作，故彼于「新聞學」所及之範圍，有踰于一般「新聞學」之著作者；如軍中新聞、資料管理、匪區新聞等各方面，一般學者均罕及之，然此數者實爲當前「新聞學」不可不特予重視之課題也。

此書之作，除理論的闡述不厭其詳之外，對於實務之舉證，尤能巨細不遺。蓋「新聞」之學，務須

依照「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原則以進行。如果實務沒有理論作引導，必將陷于暗中摸索，未易有所創新；或將如無舵之舟，未易進登成功彼岸。又如理論沒有實務的印證，必將踏虛蹈空，陷于疎濶而無所實用。

余嘗謂太空科學乃自然科學之尖端科學；而新聞學可謂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尖端科學。故太空科學帶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而新聞學亦能促進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走向其嶄新的境界。因此對於研究「新聞學」的人士，均使余欽敬不已，並希望他們能實現有如人類首次登月之阿姆斯壯（NEIL A. ARMSTRONG）所說，「對個人來說，這是一小步；對全人類來說，這是跨越了一大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而盼其能為「新聞學」的新理論，開闢其新面貌。

當本書行將付梓之際，作者以余曾有一日之長，囑為之序，用特略抒所懷，既以勉之，亦以自勉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冬月林大椿于復興崗

再版贊言

學生書局通知，因庫存將罄，本書將二版行世，聞言頗喜出望外，因此類學術著作，屬於冷門書，銷售的對象既窄又小，不似通俗性小說，男女老少咸宜，如故事內容曲折，文筆流暢，不多時，發行十幾版，是常見的事兒。我想：如不是學生書局推銷有方，與發行網之廣佈，本書絕無再版的機緣。

當第一版出書時，我曾廣送新聞學術界先進們，請求他們給予指教，以供再版參考。一次，在金鐘獎評審委員會會場上，邂逅馬星野老師，他除謝我贈書外，加了四字的評語：「相當完備」，我連忙道謝不迭。因第一版有五十二萬字，新聞學範疇中該談的課題，幾全涉及，故指其「完備」，似尚允洽，後來，本書倅獲民國六十九年國防部學術著作獎，得獎狀乙紙，獎金五萬元，也可能因其「完備」的緣故。但對本書，我自己的評斷是：「重要的地方不精彩；精彩的地方不重要。」因為「重要的地方」，任何有關的書，都會論及，談來說去，難脫前人的窠臼；反之，有些小問題，如「題花」、「花邊」的運用，不曾有人談過，倒是言人之所未言，應有些參考價值，然而它們並不「重要」。

本書書名簡化爲：「新聞學」一事，宜向讀者們作一說明。任何一門學問，都是由「術」慢慢成其爲「學」。也可說，先有「實務」，再生「理論」；有了「理論」，又可以之指導「實務」；更可從新近

的「實務」中，衍生出嶄新的「理論」。由此可知，兩者是互爲因果。因而稱之爲：「新聞學」，實已涵攝「理論」與「實務」兩方面，不必特意標出，致有畫蛇添足之嫌。在修辭方面，三個字也比八個字簡單明瞭。故易今名。

其次，本版著者刪除了第十一章「新聞資料」，與第十二章「新聞政策、新聞自由與自律」。「新聞資料」坊間已有專著，可供讀者參閱；有關「新聞自律」，著者於民國七十一年，應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之約，撰寫了一本「大眾傳播的責任與自律」，都二十萬言，內容尙稱翔實，曾獲民國七十三年度嘉新優良著作獎，獲頒獎狀一紙，獎金拾伍萬元，讀者如有需要可逕行參考。

再者，本版之章節，亦略有調整，也增加了不少新資料，像第五章中「新聞事業的未來」一節，係根據最新資料撰寫，頗具「新鮮性」。總之，本書之第二版，比之初版，體系較合理，內容較新穎，讀者看罷，自然明白。

著者三十幾年前，研習新聞學期間，曾受教於黃天鵬、潘劭昂、陳恩成、朱虛白、徐詠平、林大椿、潘賢模、唐際清、張佛千、謝然之等十位恩師，當時的教言，後來的著作，都或多或少有助於本書的寫作，師恩浩蕩，沒齒難忘；但前面四位恩師，已先後作古，人天永隔，道謝無由，惟有默禱上蒼，加庇吾師！

本書雖云：「修訂二版」，但因著者才疎學淺，舛誤定多，千祈方家有以教我，一個謝字了得。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廿一日戴華山識於北投小松齋

自序

教書的人，與書結有殊勝因緣——讀書、教書、寫書、與出書。但讀書比教書易；寫書比教書難；而出書尤爲難中之難。筆者所出之書，祇寥寥數冊而已。自主講新聞學以來，亦已六年，至今才把書寫出來。在此期間，曾寫過不少有關新聞學的文稿，分別發表在各期刊，這些文稿，已成爲本書的基本血輪。由于筆者主講新聞學時，特著力「理論」與「實務」並重之研討，故本書取名爲：「新聞學理論與實務」。目前坊間，此類著作雖不多，至少也有五、六種，外文者還不包含在內，爲避免與其雷同或近似，筆者特別致力者有四：

- 一、國父及先總統 蔣公兩位「新聞觀」的闡揚。
- 二、俄帝與共匪新聞理論與實際的破析。
- 三、有關新聞自由、自律運動的敘述。
- 四、軍中新聞的特性與守則的說明。

對上列四要點，不僅列有專章討論，並將其基本觀點，不著痕迹地滲融在其他各章之中，只要讀者稍加留意，當可發現。本書實有意向「三民主義底新聞學」之途邁進，或不爲高明所訾棄。

在本書脫稿之後，筆者又發表了三篇文章，二篇是討論「題花」與「花邊」的運用，屬編輯技術；